



山海经

泰山西北脚下有个马套村,距泰山岱庙十二公里,是个纯山村,属济南市长清区。村南的水流入汶河,村北的水流入小清河,这里的齐长城遗址是春秋战国年代齐国和鲁国分界线。

2022年7月底,我第一次来到该村。当晚住在麒麟河畔的民宿小院,还去乡村大舞台观看了一场乡情浓郁的演出。清晨,只见太阳越过泰山顶把朝晖洒上这房屋错落、山清水秀的小山村,三三两两的村民已经在茶园、果园里忙碌起来,街口和胡同里不时有汽车、三轮车跑过,回响着研学孩子们的脚步声和说笑声。

该村因临近泰山西路,早年间四面八方的香客徒步登山,喜欢在此停车歇马,寄存马匹,因而得名马套村。

村东南有一棵750年树龄的古槐树,庇护着一村百姓,成为一道风景。洪武年间,段氏先人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时,带来了三棵国槐苗,历经风雨涤荡只剩下这一棵。此树突兀嶙峋,遒劲优雅,年年枝繁叶茂,生生不息。树干西侧已枯空,树皮筋骨凸露,依然

马套巨变

□ 厉彦林

根深叶茂,巨大的侧枝用七八根粗木棒支撑着,树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健硕粗壮,姿态优美。初秋季节,槐花已败谢,已结出密密匝匝的槐荚,枝条被坠弯,有的已贴在地皮上,人无法步入树底下。树周边已成为饭后茶余聚集休闲地。傍晚,有老人来遛弯或围坐在古槐下的石凳上乘凉,品茶拉家常,活现安逸恬静、纯朴温润的乡村画卷。古槐树旁的老房子已修缮成古色古香的咖啡馆和研学教室。这棵古槐树历经世间沧桑,见证了马套村的巨变。

村后有座将军山,原名麒麟山,传说是当年泰山碧霞元君出行的坐骑横卧而成。2500年前,齐国开始修筑长城,当修到马套村老鸱尖山下,因山高崖陡,人和石头经常一起滚下深沟,尸首都寻不到,民夫死伤无数。当时负责督工的齐国大将军黄伦,为救百姓的性命冒死向齐王进谏。齐王为树个人权威,大怒并砍下黄伦将军的头,钉在崖壁上,齐长城也因此“一降四十里”,一直到泰山后泰安与历城接壤的药乡才重起修筑。黄伦将军一颗人头救了无数百姓性命。为纪念黄伦将军壮

举,人们干脆把这个山崖改名钉头崖,把麒麟山更名为将军山。

黄昏时刻,我们穿越一片蓬勃的板栗园来到钉头崖下。只见齐长城遗址保存完好,若一条长龙蜿蜒在山峦峰巅之上,甚为壮观。脚下的岩石缝隙间长满翠绿杂草,几棵松树的枝叶守护着石头拱垒的山洞,是当年民夫居住或挡风避雨的地方。远远望见钉头崖顶端当年钉将军头的钢钎处,依然锈迹斑斑,如未干的泪痕穿越历史尘埃悼念这位为民舍命的将军。

马套村山深路窄,坡陡地薄。长期以来,村民以开采石料与种植农作物维持生计。伴随国家发展特别是泰山保护政策调整,开动脑筋,发挥山的优势,发展起茶叶产业,打造集采茶、炒茶、品茶、观光为一体的茶叶基地。还建起休闲广场,水上乐园,儿童智园,高空探险,独木桥、卡丁车等游乐设施,既不失农村特别是山村原有特色风貌,青山绿水将村庄紧紧拥入怀中,还保留下历史的文化与记忆。

早饭后,我请马套村几位上了年纪的人

到我住的民宿一起喝茶,聊聊村里的变化。75岁的兰俊元,是土生土长的马套人,清瘦干练,言语实诚:“村里搞起‘农家乐’,我做管理工作,去年收入了5.1万元,我老伴马德兰在将军山旅游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做事,去年收入了3万。”

当我问他昨天晚饭吃的啥,他说:“如今的日子天天像过年。最近天热吃得也简单些,老伴炒了自家的芸豆和茄子,蒸的馒头,我去买了16块钱的酱鸡爪,搞劳搞劳自己。如今的日子啊,天天像过年。”

另外几位也打开了话匣子。“活了大半辈子,没想到俺们晚年还能享受到这清福。”“看看吃的,穿的,住的,用的,出门家里有轿车,村子四周都是绿树。”“这些变化都多亏党的好政策,多亏俺村有一个好支部,有个真心为民的好支书。”“俺村发展稳,变化大,还有一条经验,那就是不翻烧饼。从新中国成立到如今,俺村就四任支部书记。”

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,清晨的窗外阳光正好,鸟语花香,空气中飘散着一丝甜甜……

文荟

田野上的风

□ 周华诚

1
我十三四岁的时候,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居然会回到稻田里来。我只想离开它。暑假里,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,知了在树上叫得气无力,听起来像是被热晕了。门外的阳光白花花的,能刺伤人的眼睛。我们穿上硬朗厚实长袖工服,跟在大人屁股后面,走向我们家的水稻田。

田里有一大堆农活在等待着我们。首先要把成熟的早稻收割完。收割稻子是令人感到疲惫不堪的事情,别的不说,单是踩着打稻机脱粒,就要耗费所有的力气与汗水。更别说稻谷的细芒粘在身上,让人浑身上下都觉得痒痒。等到早稻收割完,又要赶着在一个星期内翻耕土地。耕田佬赶着牛来了,人和牛密切合作,把一块稻田的土地都翻了过来,整块的泥巴被翻转,切碎,揉细,搅匀,直到整块田畈变成一锅稠粥。我们疲累的筋骨还没有得到舒缓,就要立即回到水稻田了,因为还要插秧。一棵一棵,一棵一棵,一行一行,一行一行。我们要把那小小的水稻秧苗,插遍整块水稻田,直到整片水稻田被小小的绿色全部铺满。

这是十多岁的我,每一个暑假里都要经历的故事。跟村庄里别的孩子一样,我无比讨厌稻田,也无比讨厌暑假。

我想,要是没有暑假就好了。我也想,要是没有水稻田就好了。我们的小学校,就在三里路外,一条河的那一边,每天上学放学,我们都要从广阔的田野中间穿过。春天闻着油菜花的香,夏天看着水稻生长,秋天听见稻浪翻滚,冬天看见田野被白雪覆盖。这就是我们的村庄啊,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。

母亲说,你们啊,要好好念书。好好念书,长大后就不用再种田了。

于是我们不再吭声,只是埋着头,一笔一画地写作业。作业本上的字,写得格外工整。

2
后来我考上了大城市的学校,留在了大

城市工作。嗯,终于不用再种田了!

当我又一次回到村庄的时候,我却发现,我们的村庄正在变得陌生,变得连我们自己都不太认识了。

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“朝耕及露下,暮耕连月出”……我们小时候念唐诗宋词,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的农村,是我们江南的农村。

但是现在,这些情景好像都见不到了。我三十多岁的时候,回到村庄里,发现整个村庄都找不到一头牛了。以前每到春天,人和牛一起,在田野里劳动。如今不仅牛消失了,人也渐渐消失了。田野里见不到人影,大家都进城打工去了。

如果还有人在继续种田,就算是能种出很好吃萝卜、青菜或大米,他也不会觉得骄傲。

我决心回来种田,跟着父亲一起种田。跟我一起回来种田的,还有几十位城市的朋友们。我发起了一个文创项目“父亲的水稻田”,邀请城市人回到土地,跟我一起劳动,一起收获。

我没有想到,这个活动居然那么受欢迎。水稻田里的那些农活儿,不要说孩子们,就是很多城市里的大人,也都没有体验过。他们站在水稻田里,站在土地上时,脸上全是开心的笑容。

我们的大米卖到三十元一斤,后来卖到五十元一斤,还供不应求。因为只有预订了大米的人,才有资格跟我们一起来种田。

当然,我们一起来种田是充满乐趣的事,劳动之余,大家还在稻田里办起了摄影展、绘画比赛、油画展;我们在稻田里一边收割稻谷,一边共同完成一件叫作《TIME》的艺术作品;我们还把各自的体验,用文字写下来,刊登在报纸上,出版一本又一本的书。

这些年轻的种田人,在没有农事的时候,还一起结伴旅行。我们去沙漠,去野营,甚至一起去日本,到人家的水稻田里去参加稻谷收割,还去参观人家的艺术展。

水稻田不仅仅只是纯体力劳动,我们在这里还体验到了精神的审美,享受到了劳动的快乐,更享受到了创造的乐趣。

4
每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,其实都不那么简单。

要把一件事情做好,需要刻苦钻研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作风。有一次,我去中国水稻研究所位于海南陵水的南繁基地,采访一位搞水稻育种研究的科学家沈博士。沈博士一年有两百多天,都在水稻田里。他为了培育出好吃的“长粒粳”大米,数十年如一日,埋头做育种研究。

另一位水稻科学家,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前,也带着几位同行来到我们的水稻田,和我父亲亲切地握手,肩并肩站在一起。钱院士的团队,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——他们鉴定了一个水稻突变体,这个突变体,跟水稻的花有关——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观察过水稻的花?我们在古诗里读到过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,其实每一朵水稻的花,会结出一粒稻谷。想想看,我们手中的一碗饭,有多少朵稻花?

一株水稻有多少穗数,每穗能结多少粒谷子,每粒谷子重量多少,是考察水稻产量最重要的因素。那么,每个穗上,有多少朵稻花,就决定了每穗能结出多少果实。正常的水稻,每个小穗由两对颖片、一朵可育小花构成。这些术语,是不是太专业了?好吧,简单说,钱老师的团队,就在那朵小花之外,发现突变体的小穗还能在护颖内发育出另一朵完整的小花,并且,结出了正常的种子。可以说,这个研究为水稻高产分子设计育种,奠定了基础。

我的父亲,是中国最基层村庄里的一个普通农民,几十年种着水稻,却并不懂得水稻背后的科学奥秘。他也不知道,有那么多顶尖的科学家,都在为着一口粮食孜孜不倦地工作。

现在,父亲与中国水稻界这些顶尖的专家们站在一起,他的脸上,也绽放出自豪的笑容。

4
现在我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傍晚回到水稻田,在那里看夕阳一点一点落下去,红蜻蜓在稻田上空飞舞,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,悄悄爬上水稻的叶尖。

我把这些细微的感受,都写进了文章里。对我来说,我现在有两块水稻田,一块在土地上,一块在人心上。

写作,就是我耕种人心里的那块水稻田。我现在也觉得,码字跟种田,真是没有太大不同,都是面对大片的荒芜与空白,耐耐心心地一棵一棵地种下去,经历漫长的重复的劳作,然后一粒一粒地收回来。我还觉得,任何一种劳动,只是分工不同而已。因为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做出成就,做出自豪感来。

在这个年代,依然有很多“笨拙”的劳动者。比如,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时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。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一个竹篮。一个农民,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。一个水稻科学家,埋头在那些水稻中间,悄悄地,头发白了,背也弯了。

是啊,不管时光如何变换,他们依然是最美的劳动者。现在,我要大声为他们唱颂歌,表达内心最真挚的赞美。

现在,我们也成了他们中的一个。

每一次回到水稻田,站在水稻中间的时候,我内心很踏实,也很宁静。尽管眼前的水稻被大水淹,被日头晒,被虫子吃,也遇到病害,但是一季一季,水稻们都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成熟。我一次次来到水稻田,就一次次地想起那些为数不多的,还留在田里耕作的农民,我觉得或许他们才是对的。

是的,这世上总有些事,是留给“笨拙”的人,如同水稻的生长,缓慢却执拗。

站在田埂上,吹着田野上的风,我觉得自己仿佛重新回到了十几岁。田埂上站着一个乡村少年。

后窗

难忘那两首歌

□ 成善一

80多年以前,在胶东抗日根据地,虽然生活艰苦紧张,却到处都是歌声嘹亮,洋溢着人们的欢乐心情、军民间的亲情和抗日救国的激情!

那时的歌曲,大多是宣传抗日救国的,好听、好记、好学、好唱,特别是我们“少年抗日先锋队”,除去读书上课,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歌声里,村头月夜,田间课堂,用歌声宣传抗日,陶冶群众。每个人都以会唱歌而自豪,还经常以乡为单位组织歌咏比赛。歌词是一传十,十传百,至于谁人作词、作曲,并不知道,只要声音洪亮,能表达感情,民众就欢迎。

在开辟新地区时,歌声常常是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开路先锋。国难当头,人们的感情很脆弱,又易于激动。一曲“我的家在东北

松花江上……”可以让人泪流满面。一曲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又能让人热血沸腾!歌声从根据地传到边缘区,又从边缘区秘密地传到敌占区。在敌占区里,三五成群的爱国青年神情激昂,偷偷吟唱着抗日救亡歌曲,那情景很是令人振奋!

还有两首歌,虽然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,我却记忆犹新,因为那是教我懂得抗日救国的启蒙歌曲。

一首是《九一八小调》:高粱叶子青又青/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/先占火药库/后占北大营/中国的军队三十万/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……这首歌告诉我们,中日战争不止八年,从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,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就风起云涌,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,是14年。

另一首是《七月七》:七月七日/日本鬼子大演习/用机枪大炮/飞机炸弹向我射击/出兵占我绥(远)、察(哈尔)、冀(河北)/又来攻我山东、山西/同胞们齐奋起/要坚决和它拼

到底……之后,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
这两首歌,简短明了,却意义重大。它记录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两次重大事变:1931年的“九一八事变”(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)和1937年的“卢沟桥事变”(中日战争全面爆发),就像两堂历史课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同时投下了一个阴影,也激起一层仇恨的浪花,至今还在我脑海激荡!

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消极抗日,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。正如另一首歌唱的那样:一九三七年/鬼子进了中原/先打卢沟桥/后进山海关/火车一夜开到济南!

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军队跑了,但八路军来了!

八路军用歌声唤醒民众:工农兵学商/一齐来救亡/拿起我们的武器/刀枪/到前线去吧/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……起来吧同胞们/起来和鬼子去拼/他强占我们土地/他屠杀我们同胞/起来吧同胞们/起来和鬼子去拼……民众很快被发动组织起来。当时有一段顺口

溜形容得很贴切:前边有英勇的八路军/后边有广大的民兵队/“青抗先”“少先队”/儿童团跟着“妇救会”。抗日救国的浪潮,风起云涌,抗日救国的烽火烧红了半边天。

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,唱着抗日的歌曲,走出田庄、课堂,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。当时热血青年最爱唱的,也最能激动人心的一首歌是:向前走/别后退/牺牲已到最后关头/同胞被屠杀/土地被强占/我们再也不能忍受/我们再也不能忍受……

歌声越唱越嘹亮,队伍一天天强壮,根据地一天天扩大。从胜利唱到胜利!一直唱到大反攻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些唤起抗日救国的歌曲很多都失传了,但那些歌词却深深地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,铭刻在心中!现在哼唱起来仍然心情激动,老泪纵横!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和幸存者,对那段历史我们将永记不忘!

(作者为97岁抗战老兵)

书影

书写中抵达“故乡”

□ 钟 倩

张刚老师出新书了,仿佛这是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,就像盛夏对初秋的踮脚眺望。书名《乡书何处》为毛笔题写,遒劲,大气,他告诉我出自一位老乡之手,序言也是由他老家甘肃的一位教授撰写,书中还配有他留心拍摄的照片。

著名作家刘亮程说过,在对“家乡”的书写中抵达“故乡”,用这句话概括这本书再合适不过。张刚老师离开家乡,一路求学、打拼,在泉城济南成家立业,他把家乡扛在肩上,一步三回头地回望,用文字一次又一次捡拾和审视,最终抵达故乡。书中的一景一人、一器一物、一木一樵、一屋一井,自带老家甘肃的底色,承载黄土高原的雄浑,流转过一位游子的感念。如序言中所写,“我们都相信万物有灵,凡善意与乡愁都有丰厚的馈赠。”

我与张刚老师相识于齐鲁晚报“剪子巷”。大约是2008年,我开始给报刊投稿,因关注民生,经常发表一些“豆腐块”文章。第一次在剪子巷发表评论,编辑就是张刚老师。从那以后,我的投稿一发不可收,尖锐批评有之,即兴点赞有之,建言发声有之,时间久了,笔端流淌出的对城市的责任与挚爱。很多人给我起了个绰号“钟头条”。当然,也惹过“麻烦”。一次,有篇评论见报后,社会反响强烈,被某商家找上门来,我惴惴不安,是张刚老师站出来帮我解了围。一晃十四五年过去了,当年并肩战斗的友友不少都走散了,张刚老师也离开报社进入高校当老师,但那些面红耳赤的讨论和情谊笃深的交往仍历历在目。在报社期间,张刚老师写稿、画版、值夜班的空当里,留下了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,后结集成书。读过后我觉得这是他写给故乡的一首长诗,或一封信笺,收件人是父母、乡亲、村庄,以及大西北上空的云朵与鸟鸣,还有那些逝去的亲人。

他在后记中称,受记者职业的影响,自己的文字大多是白描,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。但他的“白描”是贴着人物而写,以最大化打捞和接近真实,他说,“如果我们今天不写下这些故事,记忆就很容易模糊,终止、断裂,曾经的痛苦、悲伤和泪水将被时光抛弃。”

比如《水窖》,初读像小说,再读是纪实散文,故事来龙去脉也并不复杂:蛮弟与芳芳婚后,因要不上孩子而闹家务,后来芳芳怀孕了,因与货郎发生过交集引发乡邻猜疑,导致婆媳矛盾,芳芳生下儿子后投井自尽,一洗清白,“在婆婆领你到你们家的时候,我看了你家园子里那口大水窖,我知道你是个勤快人,就跟你定了。我走了,啥也不带,就带走这口水窖。”不是每个偏僻的乡村都有个“芳芳”,但是水窖边发生的悲欢故事,仍旧令人共情。

书中着墨最多的是亲情,乡情和师生情。背井离乡,除了一根电话线架设起来的情感通道,还有木匠父亲的“礼物”,他一点一点从老家带到济南,擀面杖、小板凳,菜案板等,沾着手泽的实物,蕴藉父亲的坚强和倔强,负载手擀面香味的擀面杖,饱含母亲的牵挂和叮咛——“每个游子的乡愁,都被母亲擀的一根长面紧紧系着。”回忆与奶奶的往事,刮脚刀、大榆树,后院的悬壶、窑儿院、小京胡,勾连起中国乡村女性的坎坷一生。他没有全景式再现,而是以局部取胜,语言凝练又克制。奶奶去世那天太阳晴好,在他心目中,“这晴朗朗的天,也是老天可怜奶奶,对她这孤苦一生最好的褒奖。”而大雪纷飞时挑肥的疲累,年关赶集卖书案的困窘,夏秋之季等录取通知书的焦灼,记工本上凝结全家生计的希望等,一桩桩小事件,日子的褶皱里,房前屋后处,源源不断充盈着亲情的暖意,化作心头的终极之问:“一个人的心究竟属于哪里?问问他的故乡就知道了,那里面有着一个灵魂的根脉与供养。”

张刚老师利用假期和春节返乡探望老师的记叙,令我过目不忘,品读文章时,我脑海里浮现出他操着一口西北方言,眯起眼睛动人讲述的场景。为了给班主任一个欠了二十多年的拥抱,他辗转千里返乡,在四合院的迎春树下热泪长流,“给了你无情训斥甚至体罚的老师,是一辈子成长的精神支柱,是永不凋败的精神滋养,不论走多远的路,一直在你的血液里流淌。”为了探望八旬高龄的恩师司秉义,他连续几年回去与其促膝长谈,2018年秋天整理他的口述,没想到两个月后司老师与世长辞,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口述历史还停留在泛黄的纸片上,让人心头大恸。

后来,张刚也成为老师,无论在报社,还是在学校,亲手培养出一批批学生,他的字里行间跃动着一条溯源而上的精神血脉,那就是报恩。时代向前飞速发展,回乡的路在缩短,内心的乡愁却在汹涌、灼烧,甚至使自己坐立不安,那是深夜时分的隔窗凝视,那是逢年过节的思乡成疾,那是执笔行走的灵魂独白——“人到中年,乡愁不再,只有消失在黑夜中,和白发一样增长的事世沧桑和对生活的无奈。”

合上书本,我想起了诗人刘年的诗行,“布满血丝的泪眼,是一生都逃不出的故乡。”

